詩
疏箚 封事
避嫌 疏

天默集 一

余觀天默李公遺稿
其爲文也汪洋大肆
如水赴壑詩又清越
典雅自中規度當与
古作者並駈要非今

要雖篆之以也及敍其
紛事當早結
聖主特達之知久慶
經幄啓沃弘多至於孫
城危急之日力陳戰

守〻崇忠言直諫
凛〻不挫而如論敗事
〻相負國之將以辭
義尤嚴足以破膽而
褫魄矣盖公出入於

沙溪金先生之門學
術精博尤深於易大
而天地陰陽造化之
源小而日用事物當
然之理作一圖命為

乃家計以役爲文章摛諸事業者無非易也信乎學易之易廣矣大矣雖此而言猶古人所謂家世

通儒者耶其曾孫顧
根氏旣錄於此稿之末
求弁文頑余陋拙何
足以當此屢辭而請
益堅姑略書于左方以

寓景仰之誠云

崇禎紀元後八十六年

癸巳季冬日安東權

尚夏謹題

天默先生遺稿目錄

卷一

詩

郭生溪挽

幼新德甫在普賢寺讀易吟寄一絶

高堂令 傅川輓

李經歷應魯輓

宋定山致中大夫人輓

直春坊夢崔輝叔曰寄一絶二首

張僉知昇世挽

趁 召時次郭文瑢餞席韻

吳龍潭胦挽

金主簿 復興改葬挽

次沈處士玧五宜軒詩韻

宿洛東江店

次林府伯埭詩韻二首

題朴以恒書堂

送張幼新赴任長城

早春

效康節首尾吟四首

憂國願年豐

淵明採菊

宋玉悲秋

卷二

天然先生集卷三

書

天默先生集卷四

天默先生集卷五

附錄下

天然先生遺稿目錄

天默先生遺稿卷一

詩

次韓栗翁靜居賞春論象數三韻

至人論易不論書羲畫周經摠緒餘揚搉吟風心境活梧桐翫月世緣踈乾藏月窟秋聲動坤闢天根春意紓自笑侯芭憎大道玄經白首歎紛如

天地無心豈有書半生辛苦惜三餘青袍身世生涯困白首霜臺事業踈深仰醉鄉仙界近從知壽域歲華紓一年花事誰評品投贈新詩錦不如

莊周化蝴蝶列子御冷風祗脫形骸累安知造化工

千名分一理萬化起心中幸賴金篦刮從茲發困蒙

沙溪先生挽

五賢遺緒孰推明牛栗真傳集大成考據禮經垂典
則精研心學到明誠治平係運民無祿出處隨時道
則亨慟哭終天恩未報更追函文願他生

次朴丈以恒書堂瀑布韻 二首

潼關之北洞天幽寂寂長川世外流樵童牧豎安能
會千載朴公來便求

使山非靜谷非幽安用崩奔盡日流開渠送向人間
去好作農人急旱求

入直春坊吟寄崔輝叔 蘊

人間萬事不如意咄咄中宵倚小窗志士工夫期百世男兒事業小偏邦浮雲改變天難朗古栢高孤風易撞遥憶南鄉舊釣侶月明蓬底宿秋江

寄曺守而佐幕關東

萬二千峯碧海東曾驅笙鶴御長風宦居誤讀黃庭字浮世空成白首翁仙馭羡君遊淨界胡塵愧我眯紺瞳憑傳毁語安期伴幾日金環降紫宮 余少時有入紫微宮謁天帝之夢故及之

風詠亭次退溪先生詩韻

野服黃冠早退休芝眉豈曾上閑愁園中真趣猶三
逕檻外仙山即十洲誰識詠歸追揖讓空將詩酒慰
淹留高人一去瑤琴斷臺下江空月萬秋

送洪元老命耇赴任安東 二首

禁城春暖瑞光浮儀鳳初辭十二樓雞舌幾隨天北
極絲衣今向嶺南州名區形勝三韓最明府才華一
代優游子十年慈母線臨岐不覺淚先流
之郡爲便養之官寧有辭瓠稜還八望親舊惜解携
東閣鳴琴後西山桂笏時天涯倘相憶時復寄新詩

李掌令 誠源 挽

京洛擇交久真淳公獨存偏親終未養神理豈堪論後事珠殞顆陳跡月一痕從今懷舊淚不忍過西門

金副學 樂 挽

一生羨慕在樑摧病裡驚聞薤唱哀虞殯羽儀歸閬圃鯉庭詩禮閑泉臺裂天餘痛摧蘭早蹈濤初心駕鶴迴薰沐世忌山未答白頭題挽淚盈腮

送金浩浩 灝 佐幕關東

笙鶴磨訶洞琴歌鏡浦樓平生勞夢想今日送君遊

送朴學魯 日省 赴任咸平

秋風作別意何如滿目湖山落木初五馬名逼偏得

意十年羈宦獨沾裾鳴琴竹閣閑鷄罡舞彩梅庭侍
板輿乘興會尋方丈來巖花溪竹是吾廬

送李凍野 垌 赴任靈巖

月岳南天秀神山派上連侍臣無外補仙吏有前緣
橘柚千家月魚塩萬井烟遙知過完府舞彩更蹁躚

臥病京邸夢歸南鄉舊居因寄林清臞戴叔墰

此身曾是玉京仙謫下猶來方文邊夢乘黃鶴南溟
去八萬神峯花接天 余少時夢入紫微宮謁天帝有白面年少揖余坐上席帝授余天機書三卷余拜拜而出玆因歸夢聊述舊緣勿訝幻誕幸賜辱和焉

再和前韻奉寄清臞 二首

人謂非仙自謂仙主張風月政無邊問渠那得閒如許秖保胸中一箇天

一年風景問詩仙爛熳鶯花何處邊病客忽驚佳節晩春衣欲典艶陽天

寄臞仙戴叔

落盡山花漢水西故園芳草夢中萋無端一夜思歸恨付着東風杜宇啼

趙察訪 平挽 二首

志節堅貞孰似君襟懷踈曠亦超羣生涯流水何曾着世事浮雲不欲聞滯病每嗟山海阻臨襄那忍死

生分魯連未遂逃秦志反向泉臺羡起墳
世路知音必逢場獨有君舊遊雲樹阻凶報亂離聞
衰疾身如寄幽明路欲分秋風憂國淚兼灑向孤墳

郭僉知 海挽

大庭身世葛天民衰季誰知有古人尊酒去年開勝
餞草堂今日掩佳辰胡氣深羡聽含茹鶴馭飄然羡
離塵黃菊滿籬重九過病中題挽獨沾巾

郭生 溪挽

人生樂處在安貞浮世榮名草上塵抱朴久欽傳册
世連枝忍見哭三春時憂帯病空垂淚死別逢秋更

[illegible]神霜菊向殘佳節過一盃難餞九原人

幼新德甫在普賢寺讀易吟寄一絶

白雲紅樹共重重人在芙蓉第幾峯夢乘黃鶴山頭去讀易聲中月一窓

高掌令 傳川 挽

世德忠貞青史傳家聲詩禮白眉賢襟懷冲淡雲中鶴藻思清新水上鷗蓬島府風悲千歲栢故山門掩九秋天義洋人世今誰在回首南天哭仲宣

李經歷 應魯 挽

京洛年來取友多真淳更有似公麼梅仙隱市蹤猶

樂陶令安時困亦和誇寵得男知蒔玉乘龍擇婿者
騰梭都門何處親朋哭獨顧承明淚似河

宋定山致宁大夫人挽

三從婉德向來欽況與庭蘭分義深纔過對風殫血
泣忍聞薤露報亟音哀榮已了人間事期耋猶歎孝
子心鎖直承明孤執紼他年一吊化仙禽

直春坊夢崔輝叔因寄一絕 二首

我愛孤雲八夢頻海山千里共精神三生幾許修清
福更向頭流作主人
獨爇名香坐羲經讀一周心齋知已久吟夜夢頭流

張僉知昇世 挽

石交三世豈偶然明發懷人淚徹泉八表康寧仍頂王六年榮養勝優賤鄉鄰稱德貽謀遠蘭蕙盈庭種福全名宦已成身不在令人偏痛戊申年

赴召時次郭文瑢餞席韻

離筵方告別忽見畫中詩驛騎催歸路川原日暮時

吳龍潭 聯 挽

老子論交取近仁一看眉宇得天眞昇沉豈合論襄世靜拙端宜比古人三壁鴻輝傳世業兩城慈澤泣遺民題詞更灑無聲淚冥漠重泉亦愴神

金主簿復興改葬 挽

風儀欽仰自孩提往事如今涕淚傾講席餘薰猶昨
日荒阡宿草已周星浮雲逝水人間事北斗南金身
後名堂構幸存愚孝子更從先壠卜佳城

出城後速夢 遣子渡江汎湍有感寄玉堂諸
益 二首

國事傾危孰使令 儲君辛苦度王庭遙傳白首無
窮淚 恥向窓前讀聖經

連夜羈愁夢鴨汀伶仃 鵷鷺向龍庭三更起坐流
殘淚明滅殘燈照古經

亂後

思量時事涕沾衣大計如今識者稀六死從臣餘白髮瀋陽歸夢獨依依

杞平君丈人兪大逸挽 二首

邇來人事摠堪傷驚却春樽告訃忙丈老即今皆厭世小車何處更尋芳胡塵病骨支離苦仙路雲鄉縹渺長誰念老萊終戲惶公私揮涕寫哀章

相門餘德世難儔不忝家聲是大賢晩歲腰金希白社早年跨竈託青氊胡塵豈願龜齡享雲馭還歸玉府遊花柳滿城佳節過一盃難嗖九原仙

權生允中挽

擺落榮名混在塵郊園甘作一閒民村醪到手寧論濁野蔌登盤不惡貪慚我臨危猶惜死羨君無病反歸真草堂風雨重陽過獨對黃花淚滿巾

張長城暎挽 二首

百歲交期此日休欲論陳迹淚雙流逢場誰似君青眼浮世惟餘我白頭鶴髮猶望五馬覲丹旐那返九原幽江南一自亡嵇阮故國風烟摠是愁

詩意兼抱疾死別又逢秋世事難期日浮名不及漚寒齋佳節近旅櫬客程脩此日都門哭安知逝者休

崔察訪徽之內挽

婉德閨房秀移天落異鄉幾嗟兒兮遠終悼子孫亡
積善天難必修仁壽不長三喪竟埋玉竹路亦沾裳

戚兮丁瑨挽

古來人所憾賢從竟陵遲天道貫幽現世情拘盛衰
雲烟朝暮變星斗古今垂此語驚聾耳筠期知者知

辟官南歸訪張孔明不遇

故鄉歸路八秋山駐馬溪堂半日閒門掩白雲人寂
寂獨憐籬菊對霜班

權居昌愭內挽

女士膺餘慶性質淑且真移天家訓肅去饋壺儀新
浮世無三紀空阡又一春屢成人已去縲淚自沾巾
次沈處士琥五宜軒詩韻 沈公以花草自娛取古語於宜於雪竹宜於風梅宜於月菊宜於霜詩宜於酒名其軒
蕭灑主人室胡爲名五宜貞心撑雪榦勁節鬪風枝
冷蘂迎霜嫩清香帶月奇篇詩與斗酒病脚歎吾衰
宿洛東江店
三春行李滯長程回首苍山郡府情暮入漁村因假
寐洛江新月夢中明
次林府伯埭詩韻二首

久病謝塵事溪山轉清幽未留軒盍賞花柳却生愁

前對仙山千疊峀後臨花柳萬重家此時卧想遨頭樂芳草晴川一望賖

題朴以恒書堂

老境深盟付白鷗暫開茅舍對芳洲湖山日暖梅初動江谷春迴地自幽南國王孫今日過濟都公子昔年遊若爲留待花時暮桃浪千層泛小舟

送張幼新赴任長城

遠客偕解携清秋到漢津毁聲北歸鴈孤舟南渡人悽風起嶺末離恨滿江濱送君五馬行千里倍思親

邦墟揜空館寂寞送佳辰

早春 月課

天時人事向來新冉冉春華靄上春歇玉乍呈梅蘂圻淺黃纔着柳條句雪霜消後仁風扇牙甲掀來蟄戸伸 禁苑恩光催淑氣 御溝流水綠潾潾

效康節首尾吟 四首月課

幽人非是愛吟詩詩是幽人悟性時身上乾坤初廣運心中日月本昭垂開他桎梏由深造滌却塵埃在不欺始覺誠明達天德幽人非是愛吟詩

幽人非是愛吟詩詩是幽人見道時誰說陰陽分太

挻繞明坤復認玄機流行費隱初無間貫徹精粗豈
異跡始識直方通大本幽人非是愛吟詩
幽人非是愛吟詩詩是幽人歎世時不物三皇心迹
在無私五帝與章垂雕虫本領加榛塞試士經綸轉
背馳整頓乾坤惟一字幽人非是愛吟詩
幽人非是愛吟詩詩是幽人感物時蟣風處禪貪血
食蠅蛙坐井怪天池寒江秋月誰能會寶匣瑤琴謾
自奇變化昏蒙無別語幽人非是愛吟詩

憂國願年豐 月課

遭逢昭代　聖恩深輔國慚非旱作霖但識時豐爲

上瑞誰知天聽自民心穰穰豈特禳田願皞皞要着擊壤吟爲向康衢歌此曲想應流入五絃琴

淵明採菊 月課

東籬霜菊萬株明盡是春來手種成露浥衣裳穿小逕香生爪甲掇繁英山翁政欲浮新醞稚子還須洗破觥興罷不歸拄杖立南山暮色入詩情

宋玉悲秋 日課

巫山巫峽水遙流玉露初飛歲已秋萬木歸根皆瑟瑟羣虫閉戶競啾啾本來無事何關意每到逢辰還自愁自極江南人已去楚鄉餘恨至今留

雲從龍 月課

神物池中躍須臾擾太空蒼雲四方集甘霔八荒同誰識山川氣能成造化功人而不如物深望滿朝龍

浙江潮 月課

忠臣死位不平潮鬱結千秋怨未消毅魄英靈隨白馬雪山銀柱立青霄三軍組練連吳粤萬鼓轟闐自暮朝 一句缺

效達除體 月課

達卯月初圓除却春一半滿樹寒花開平川已氷泮定知才不遠執鞭安用求破愁酒無力危鬢颯已秋

成毁莫問天收身當在早開卷閱書史閉門宜郄掃

天默先生遺稿卷一

疏劄

擬疏 丙辰 此是本集之末載而後推書於日記

伏以螻蟻微臣稟性惛愚識見孤陋而微末泮下之儒生何敢容喙於　朝議僭越之罪宜合萬死而一縷微命生息於　列聖敎化之中粗知三綱五常之爲天矣孝悌之道亘天地亘萬古不易之大義也自天子達庶人不可一日不省之道故君而無此則國不爲國民而無此則家不爲家覆載之間爲人之道莫大於孝矣近伏聞　朝廷之上競張大議欲擧經

大極豈難處難行之事伏想此議必出於陰人讒姦之舌然在 殿下仁孝之性至義至嚴不可一時容貸於天日之下矣 慈聖殿幽閒靜貞之德設有愆於配天休命之顯光 殿下盡孝之道不宜不誠於晨夕定省之間而況 聖母之德充乎黃裳元吉之象乎人君之日行爲善國脉也無疆萬歲皆莫由於誠孝故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殿下以天縱之資明睿之性留神精察爲人心即天心天心即人心順天理悅人情實爲人君享國之福矣頃年喬桐之事想亦出於儉臣之凶謀在 殿下愛友之情豈忍

行此不忍爲之擧乎年幼王子有何逆天之罪而傷此湛和之情哉天理人情固不可如是矣昔者大舜之德權廣於象又且湛於欝陶伏願 殿下體舜之德化一國於大舜之域則 臣亦爲大舜之民矣君民共舜不亦美乎草芥微賤言不知裁但懷愛君憂國之誠敢陳聲說於 君父至尊至嚴之地王章之下雖至萬戮固所甘心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冒昧以聞

擬上封事 戊辰

伏以漢文之時天下太平而賈誼猶有痛哭流涕之疏誠以志士憂治世而危明主也方今 聖明在上

羣賢滿朝而治道日卑國勢日危天變極於上民怨
騰於下外而强寇憑凌內而朝論携貳彝倫斁敗逆
變連年饑饉荐臻流殍載路有如重病之人元氣大
傷百體受害氣息奄奄命盡之日使賈誼生於此時
則豈徒痛哭流涕而已哉臣伏覩 殿下以英明之
資遭昏亂之時天與人歸芟除奸宄扶倫紀於斁絕
救生靈於塗炭勵精圖治六年于玆宜乎治化大成
日躋隆平功光 祖宗業垂後裔而百揆悠泛庶事
叢脞內無以立政外無以制敵憂危之勢至於此極
者豈不以出治之大本有所未立救時之急務有所

未舉哉臣伏念 殿下遭陽九之會承大亂之後雖曰守成爲治實與創業無異而囬已去之天命者 殿下責也收已離之人心者 殿下事也冝肩祈天命誠小民之大葉措不可以徒守文法牽補架漏亦不可苟任私智穿鑿布置也臣困蒙也無他奇才可識時務而惟於幽棲中窮帝王之典謨研聖賢之經傳粗有會於心上而猶未得其要領及觀朱子上孝宗封事言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然後始知帝王出治之本聖賢經世之術皆不出於此範圍也臣謹因先師之旨而演以先天之說爲 殿下一一條

陳焉所謂天下之大本者有一焉易曰易有太極是
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邵子
釋之曰心爲太極道爲太極萬物各具太極夫太極
者天地人之本而萬彙之根柢也無聲無臭一理而
已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天地開闢而兩儀立
焉兩儀旣闢之後受氣於天鍾形於地而人乃生焉
則三才已具而北辰者天之太極也崑崙者地之太
極也心者人之太極也北辰居所而星辰不紊崑崙
爲本而山川有序人心不動而萬事可理故易以寂
然不動爲心之體感而遂通爲心之用體立而後用

有以行則爲學工夫必至於不動心然後心極始立萬化乃生剛大之體充塞宇宙明鑑之鑑照察纖毫可以彌綸天地之道可以經綸天下之業而周子所言聖人主靜立人極者此之謂也至於生兩儀則陽明陰暗陽剛陰柔陽正陰邪陽公陰私公而正者義理也私而邪者私欲也明而剛者義理也暗而柔者私欲也周子所謂誠無爲幾善惡者此也而陽之中亦有陰陽陰之中亦有陰陽所以周子亦有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別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派君子小人之所以殊塗也至於生四象則小陽爲木爲仁太

陽爲火爲禮少陰爲金爲義太陰爲水爲智而中央
之土寔信實爲基本語其氣則爲五行語其理則爲
五常周子所謂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
信者此也而爲性之綱心之德天理發現酬應萬事
者也至於八卦之開則伏羲以乾坤置前後者天地
定位於南北而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也以坎離
列左右者日月出入於東西而主天地造化之功也
蓋乾坤互交乎乾求於坤而得坤之心畫者離也則
陽中含陰而爲日坤求於乾而得乾之心畫者坎也
則陰中含陽而爲月坎離者得天地中和之氣而爲

天地之用四時行百物生皆坎离之所為也故古人以乾坤為大父母坎离為小父母乾坤之體本自廣大日月之體本自高明則受天地之理氣而為人者其心體亦自廣大高明聖人之所謂明德明命而中庸亦以此論德性之體也又以圖書之數言之則五數中點實為太極之象不偏不倚至中至正由此而分陰陽由此而分四象由此而分八卦四方之數皆從而生則亦為人心之體而寂然不動萬化一本也四方之位既定五行之數既成則虛中不用者亦象人心之用而虛明無我變通不滯也邵子所謂天向

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者此之謂也氣以成形理亦在中理者形而上之道氣者形而下之器理無善惡而氣有淸濁故氣淸則理勝而明且剛氣濁則慾勝而昏且柔中才以下旣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廣大者日就偏小高明者日究汚下苟非生知之資必加澄治之功此所以堯舜亦有人心道心之辨而孔門有克己復禮之訓也惟精惟一堯舜之所以爲聖而惟精屬智惟一屬行大學之所謂致知誠意也中庸之所謂明善誠身也四勿三省顔曾之所以學聖而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中庸之所謂必愼其

消也大學之所謂欲誠其意也夫天理人欲之消長與陰陽消長無異天理一分長則人欲一分消人欲一分長則天理一分消此學者所以謹於危微之際操存於內省察於外無一息之或怠無一事之敢忽之盖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遏欲存理而立心之體明理應事而達心之用故乾卦言聖人之學而只言閑邪存誠坤卦論賢人之學而只言直內方外閑邪則誠自存內直則外自方制人心而道心發用克己私而天理自復其功效亦無二致也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上智之外皆由學變化故聖人立學

若工程八歲入小學下學人事十五入大學窮理明性以務上達所謂志于學也三十而立則深透義理已有定見所謂知止而後定也至於四十而不動不惑則私欲淨盡德性凝定萬理昭晰無所疑惑心之太極已立聖人體段已具所謂定而後靜靜而後安也不動之久則誠立明通神化無方所謂安而後慮慮而後得也因此而知命因此而耳順則明通之驗仁熟之效別無大段工夫也故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聖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又曰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所以致廣大極高明

者尊德性之效也所以盡精微道中庸者道問學之功也至於老佛雖曰異端亦必擺脫私欲然後深造其道故釋之空性道之丹基皆以不動心爲本高明廣大則或似有之而專無問學之功故騖於虛遠而不合乎中庸極於麤大而未透乎精微所以有體無用而不能措諸事業程子所謂畀之一賤則亂者此也吾儒之學體用兼備而精粗無間本末一致故下可以盡人事上可以盡天理達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

遠後天而奉天時夫無私天德也至誠天道也人能
立誠則無私無私則與天爲一一理無間一氣流通
而天地之廣大卽吾心之廣大也日月之高明卽吾
心之高明也四時之舒慘卽吾心之舒慘也鬼神之
吉凶卽吾心之吉凶也吾與四者亦一而已天不能
我違我亦體天無違先儒謂楊震無學謂之四知其
實一箇知者是也自天地生聖人而言則天地爲體
聖人爲用自聖人位天地育萬物而言則天地反爲
用聖人反爲體大哉聖人之功用也此則大學止至
善之效中庸致中和之功而二帝之所以執中鑄虞

虞之治也三王之所以建極做三代之治也其實則致中與執中一也至善與皇極一也而不偏不倚之謂中盡善盡美之謂極則中與極亦二而一者孔子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也程子謂有天德便可語王道釋之者以格致誠正修爲天德以治齊平爲王道上古帝王之治道灼有成法其綱領條目甚分明也邵子謂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霸降則夷狄非帝不及皇王不及帝但時有升降如一年元氣漸有降下三皇如春五帝如夏三王如秋五伯如冬三皇以仁五帝以禮三王以義五伯以智四時一氣也

西德一理也則皇帝王伯之治亦一也而但五伯假之故功烈如彼其卑也後世爲治者天德不足則欲行王道纔及於伯欲行伯道則伯猶不及夷狄而已惜乎帝王傳心之學錮鑠於戰國功利滅絶於狂秦灰燼故三代下受命者未知治道之綱領猶幸張良以老易佐漢故蓋公之徒傳述而清淨之教僅做後元之治魏徵以中說佐唐故德彛之言不行而仁義之說猶做貞觀之治宋祖以至公御天下故天啓文治儒術興行慶曆元祐之間君子滿朝然此數君者皆未聞王道僅假王道之一端以致富庶而已宋臣

李沆謂讀聖賢書者節用愛人四字猶未能行聖人之言旨哉言乎漢文僅行節用二字露臺惜費可見也宋仁僅行愛人二字潄水避蟻可見也唐宗之心亦在節用愛人之間據史可見者多矣數君猶能終始是心持之以誠故或致紅腐貫朽或見斗米三錢或使窮谷如喪考妣心化薰蒸見效如此況純行王政而久於其道者乎此三代之所以長治久安而後世莫及者也王道如精金美玉無不周密無不完備行一分則有一分之效行二分則有二分之效假之者必康不假者亂亡謂之迂濶而不可行於今者非

知王道者也今我　殿下以天縱之資加日躋之功
了悟於聖衷辨問於經席者至矣盡矣愚臣一得有
何所補然而成湯儉身若不及文王望道如未見者
誠以一善不備不能以成德也　殿下反正以來罔
遊于逸罔淫于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裁省浮費革
罷正供此　殿下克勤克儉之德也即位之初大臣
不起欲幸其第是三王師臣之義館學之士聞之有
流涕者宅憂之日執喪踰節氣毁著色遠方之人聞
之有感泣者此　殿下形著動變之効也然而先王
以天下立百世之事業　殿下以偏邦不能立一時

之事業者豈不以大本未立達道未行剛大之體不能不動於利害明睿之燭不能不眩於是非歟左可惟者堯舜之聖舍己從人不任己耳而以天下之耳為耳故其聰無所不聞不任己目而以天下之目為目故其明無所不見所謂明四目達四聰也不任親近而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事故俊乂各盡其能所謂闢四門也堯舜以天下治天下故巍巍蕩蕩與天同德垂衣拱手而四方風動後世庸主以一己治天下故或衡石程書或衛士傳餐而徒勞無效終亦亂亡而已 殿下即位之初容受盡言四方翕然嚮年

以後稍有逆耳之漸喉舌大臣耳目臺官一言違拂輒加詆斥或累年不調或遠補外任稍稱骨鯁者不安於朝廷皆以進退爲憂而況疎遠之臣豈敢有盡言者乎此孟子之所謂千里拒人孔子之所謂一言喪邦也士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不屑功名志於功名者不屑富貴志於富貴而已則孔子之所謂鄙夫也 殿下不用其言而欲用其人則是以鄙夫待之也功名之士不肯爲 殿下用況道德之士乎終至於正直疎退闒茸混進讒諂面諛無所不至此前古危亡之覆轍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

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如臣儕學何敢
妄擬於格非之大人而欲君之道莫大於非堯舜不
陳則些少政治之得失臣亦不欲覼縷也 殿下如
欲痛革前過以新今日之治則莫如先立心體先明
心源使之本立而道生 臣之前所陳精一執中克復
爲仁者是也而其用功之要則亦不過曰誠與敬而
已誠爲立心之本敬爲勝私之方故周子以誠爲聖
人之本程子以敬爲聖學之終始此二者實爲入道
之階梯也先儒論誠者固多而周子則曰無欲之謂
誠程子曰無妄之謂誠欲與妄一也而妄字兼人事

說程子之言尤為精密先儒論敬者亦多而其曰主
一無適者主內而言也其曰整齊嚴肅者主外而言
也內外交修之功不可偏廢也其實則誠與敬相資
未有無誠之敬亦未有無敬之誠誠則無不敬敬則
自至於誠誠之本體則亦一而已一者無私慾而有
實理也謂周子論學聖以一為要者是也其功夫也
循序漸進則亦與陽長無異陽之初生自復而始日
長一分月長一晝至四月而六陽俱成以成一年之
造化為學工夫亦持久以成一日克己無一毫私意
則一日不違仁也一月克己無一毫私意則一月不

違仁也推而至於三月不違則顔子所以幾於聖人
也先儒謂自堯舜以及周孔其相傳之大法至孔子
授顔子則聖人之蘊無復遺餘蓋合乎義理之正而
無過不及者中也純乎義理之正而不雜之以私欲
者仁也中與仁亦名異而實同 殿下誠能從事於
此以誠為本以敬為用精以察之一以守之戒懼於
不覩不聞之中致察於應事接物之際使私意無所
容而心德有所全則心通而識高識高而量長 殿
下之量即天地之廣大也 殿下之識即日月之高
明也事之利害機之成敗政之得失人之邪正幷幷

堂堂燎然心目知之者旁燭無疆行之者雷厲風飛可以會千聖之心傳而立萬世之事業也頃日 經席聆講曆閏之說銅儀之制只是聖人法象天地之事而茍不本於一心之欽明則文具而已至於律呂亦先王調四時和人心之遺法而茍不本於一心之中和則亦器數而已學者功夫猶爲餘事況帝王之學乎臣之所陳則窮神知化可大可久者也對越天地參贊化育者也實爲古昔聖王明心出治之本而散在經傳辭簡義奧 臣竊恐萬機之間領會未易故不揆愚僭敢此敷進庶幾有補於立本之萬一而至

於救時之急務惟將擧此而措之耳伏願 聖明勿
以人廢言淸燕之暇或 賜留覽則他山之石不無
攻玉之助也

辭副修撰兼陳朱子封事中要義疏 丙子

伏以螻蟻微臣猥蒙 天寵忝叨匪據非一非再而
徒積尸素之譏必無涓埃之報上負師門下負所學
臣淸時一罪人也濫陳危迫之懇得養垂死之親
聖恩洪大天地罔極而臣奉職無狀意外得謗杜門
省愆暴白無路纔遭大故宿疾沉綿僅保頑命無意
世用自分踈野之孤蹤只合邱園之跧伏今者又蒙

榮寵至以臣猥充論思之地兢惶隕越措躬無地臣
去七月終制病勢侵深長在床席 國恤之後未即
奔赴連有職名退縮未安興疾登塗再入脩門 天
顏咫尺感淚自零 召命旣謝萬死無憾也輔導聖
德必得師儒以備顧問前賢之所推讓先正之所固
辭臣才性慒暗學識空踈語言昏鈍亦不如人尋常
職事尚懼隕墜況忝冒此地豈非羞當世之士而辱
朝廷之人乎且臣之證勢非等閑之比自在苫塊寒
熱不調四肢痿冷煩惱上攻少有勞動即至昏憒元
氣已敗針藥無効不可以旬月易期差復加以遠道

驅馳炎瘴潰爛 近寄之地不合趨蹌左進臣職以
安愚分投閒調養得全性命則上有再生之恩下免
妨賢之誚矣臣又竊伏惟念臣之誤恩前後稠疊旣
不能陳力就列又無一言而去則孤 恩負國之罪
至此尤大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故玆敢刳肝瀝血以
效一得冀以螢爝之微仰補日月之光伏願 聖明
留神焉當今國事十分艱危內而朝議乖離外而兵
政虛踈強敵鴟張日甚一日十年之內再犯 大都
天地之大變古今之所罕有也本根受病枝葉先悴
當此之時雖使良平運籌亦無全策如臣疎迂豈識

時務但以得於古人者爲　聖明獻焉宋臣朱熹以
三代下命世之才當金虜亂華之日感孝宗不世之
遇推明六經之精蘊揣量天下之事機合爲一疏言
約意盡戊申封事是已澄本出治之源內修外攘之
策皆在其中豈徒爲當時對病之神劑實萬世人主
治國之龜鑑也惜乎孝宗力量未洪識見不逮好之
而未能真知知之而未能力行經世大法視爲尋常
竟使中原未復二帝未回千載之下識者嗟恨本疏
首以大本次及急務六條句句藥石炳如日星固不
容臣之贅談臣但就大本中推演朱子未盡之餘意

又就急務中以得人爲行六條之斷案焉所謂大本在一人之心夫心者受天地廣大高明之體而爲一身之太極萬化之原萬事之本也太極者何一理而已一故不動二則已動矣易大傳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先儒釋之曰寂然不動者心之體感而遂通者心之用人莫不有是心而私欲交亂不能主一故失其太極之本體聖人則私欲淨盡一理爲主故靜亦靜動亦靜而誠立明通太極圖說所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者是也三才各有太極此極者天之太極也崐崘者地之太

極也心者人之太極也北極居所而星辰不亂崑崙爲主而山川有序人心不動而萬事可理三才各分之前真初一太極也此極一動則天不天地不地而人亦不能爲人大本既失達道何由而行乎精一執中堯舜之所以立此本也建中建極三王之所以立此本也孔孟之所以不動不惑亦所以立此本而曾思之格致誠正戒謹恐懼皆立此本之功程也此本既立則明誠兩至智仁無盡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辨人之邪正斷事之是非明鑑中姸媸權衡下輕重耳 聖德生知不

假學問而存省之功不可一刻而廢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程子曰一者誠也謂主一者敬之謂欲至於誠必先持敬燕安蠖濩而益加存省幽獨得肆而益切戒懼主敬之功久而不懈則私欲退聽至道自凝一毫不存萬理明盡此所謂閑邪誠自存克己禮自復六本由是而立達道由是而行至明是以真知至剛是以實踐矣所謂急務雖有六條推而行之皆在得人苟不得人周官法度皆是虛文得人之要只在辨君子小人而已　殿下亦見十九代史矣曾有君子而後媚小人而直截者乎傳曰舉直措諸枉能使

枉者豈先儒曰天生一代人才亦足以了一世事反正之後聖作物覩大小人才皆聚朝廷逆耳者進之順旨者退之隨才器使翕受敷施則今日朝廷不患無人才也今之盡言不諱之臣皆是他日貞亮殉國之人而近年以來或被竄逐或見誅斥稍有直名不容於朝人情拂鬱朝野失望矣何幸 殿下一轉移而回日月之光霈雷雨之澤竄逐者招還誅斥者登庸人情鼓舞朝野相慶以此益見人心之易感德政之易行也終始此心至公收用則民心悅而天意可得君子伸而羣策畢擧矣抑有說焉得人匪難用

言尤難亂亡之朝何嘗無君子而使言易售宣說不行終至於君子退而公論亡古人所謂公論在朝廷則治在草野則亂者此也今日之公論耶在耳目耶寄只在臺諫而臺諫之言亦有不行至於累月相爭或至停罷言路之不廣莫甚於此時耳目之言不行則草野之言不至此豈非千里拒人一言喪邦者乎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人君聽言之道而太甲中才之主故伊尹告之以此也至於堯舜生知之聖聰明睿智超出百王而至公無我不自爲聖以天下之耳爲

耳以天下之目爲目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事所以
垂衣拱手而天下治也秦皇隋文欲以一人私智總
斷萬機衡石程書衞士傳餐所以徒勞無效終於亂
亡公私也效判然如是矣至於近日寄啓之事臣在
遐外未詳顛末竊聞其略臣實痛焉記曰四郊多壘
大夫之羞爲臣子者上之不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係單于之頸明國家之義次之不能執戈前驅殞首
軍前効横草之勞敵君父之愾獨使 至尊深憂社
稷他無善策出此不得已之計豈非臣子之所當痛
哭流涕者乎然綱常大義棟樑宇宙柱石生民一日

廢則中國夷狄人類禽獸魯仲連在圍城中倡大義却暴秦使天下有生氣胡銓日月之疏雖未得伸於當時宋祚之百年扶持亦由此疏言事之臣雖或措語過激亦當優容推奬以扶大義不可斥絕摧沮使正氣掃地也 臣九死之餘精神昏耗辭不達意言不成物不足以感動 天聽請於 淸讌之暇 進覽朱子本跡深究體行則雖與大賢隔世而如朝暮遇之也先立大本以澄出治之源次察公論以恢得人之路則朝廷之上豈無可用之才巖巖之下必有彈冠而起者專任責成勿貳勿疑人存政擧庶績咸熙

急務六條措置中當事耳此非臣之言乃先儒之說
非先儒之說乃隆古明良典謨之言伏願 聖明特
賜採納使孝宗志未行者得行於今日以爲撥亂興
衰之資則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批曰省疏具悉深用嘉賞疏辭無非格言至論敢不
體念而自勉哉

圍城中劄 丙子 疏多留中不下本草亦失於亂中

伏以主辱臣死人臣大義玩師逗遛王法必誅而
君父被圍多日孤城十分危急內而武臣旣無出戰
死綏之心外而邊將又無竭誠赴難之志是內臣背

君父也藩臣叛 殿下也兒元帥持一國重兵縱賊入國擁兵坐視了無入援之期是則元帥以賊虜遺 君父也通天之罪尚忍言哉當今國事之至此始於主和羈縻之計終於內外諸臣皆棄 君父綱常泯絶之禍一至此哉此賊以孤軍深入未滿數千而賺以講和留時引日橫行勦掠縱恣無忌者必恃後軍之至也襲擊解圍一時為急而大小將領一不出戰時或殺獲者不過自募軍若干人而已平時受厚已忍享重祿也臣反不如軍伍下賤豈不痛心哉臣聞自外入來軍官僧人之言則邊帥等或到近地逗

逈不進欲待諸道兵會蓋以怯懦之心不知賊之多寡勢之難易爲此觀望之計如此則大事去矣臣之愚計以爲多募可信之人縋城夜出曉以賊勢孤弱王師可勝之形亟令克期進師分屯四面要險處多張旗幟晝則放炮相響夜則擧火相應各出精銳設機剿擊或內外合勢或縱兵鏖戰俟之立功自效則此賊不滅則適矣不然而欲以解弛之軍律坐待怯懦之諸將玩愒時日聽其自至則偷生之心勝殉國之志懈徘徊中路觸處潰散孤城燃眉之危終無可救之路而彼之大援先至則負國之臣雖斬萬段無

補於宗社之危亡矣臣無任激切痛哭之至謹昧

死以聞

論江都三臣劄 丁丑

伏以刑賞者所以懲勸人臣維持國綱之具也刑賞失其中則雖在平時尚無以爲國當此板蕩危急之日豈合循私而廢法乎軍律至重國典甚嚴古之人父子兄弟尚不饒貸況人君執天之道行天之健乎傳曰殺貴大賞賤小先王用法之意蓋以誅一人而千萬人竦懼賞一人而千萬人鼓舞也卽今金慶徵瑬之子也張紳維之弟也李敏求聖求之弟也以此

之故而雖欲寬貸其於 廟社之震怒何其於臣民
之憤惡何噫敵兵數十以小艇渡江而不發一矢先
自逃遁使水陸軍兵一時潰散二百年 廟社一朝
淪沒至於 嬪宮王子俱陷於兵塵男婦老幼盡入
於屠戮則公私畜積之蕩盡不足言也死而冤鬼生
而孤獨惡徹穹蒼恨結厚地甚矣慶徵紳則其老母
置之鋒刃上而曾不顧念敬兆則逃生最先謀出妻
子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此三人者 廟社之罪人
臣民之仇讐論以國法軍律參以人情天理萬無可
生之道 殿下倘或曲貸則 廟社之靈不歆臣民

之憤愈激非但威柄一失百度皆廢而已雖使其父
兄處之當據義自絶不可庇護而今觀兩司啓辭則
必擇歇後語外爲塞責內實營救至於大司憲韓汝
溭大司諫金壽賢則畏怵禍福附會權勢一邊與同
僚論罪一邊通信於獄中凡在瞻聆莫不駭憤其爲
情態言之醜也國事罔極到此地頭而循私負國愈
往愈甚大小臣僚無一人直言不諱者豈非痛哭之
甚者乎請金慶徵張紳李敏求按律定罪上以慰
廟社之靈下以荅臣民之憤大司憲韓汝溭大司諫
金壽賢亟 命遞差取進止

避遞

臣等俱以迷昧無狀忝居近密纖毫無補遭此板蕩豈爲身謀江都三臣之事罪關 宗社憤極臣民而大小臣僚莫敢作言自 上洞燭亦不加法臣等愚衷聊激不忍含嘿陳劄妄論言不知裁至於兩司長官欲發停 啓之論顯有營救之跡物情駭憤國言籍籍職在近列不敢不達矣今覩下政院之 敎至爲嚴峻惶懼失圖措身無地以臣浮妄決不可仍冒臺地請亟 命鐫削臣等職

勅使時啓辭 丁丑

伏以無狀小臣忝竊匪據出入三司非一非再而學
識空疎聞見孤陋旣不能裨補 聖德又不能糾察
官邪逐隊隨行深愧古人況今大亂之餘仍之以饑
饉國儲蕩矣民力竭矣勅使之行逼歲荐至徒来不
時微索無藝始之如此終可知矣當此之時刪去繁
文一以誠信十分簡省猶不敢更上年失策凡百經
費全用舊規而抑有甚焉日後巨弊何以能防臣聞
我朝謄錄出於太平歲時代有權奸傳會增益已卯
乙巳至於歷朝憑公營私任意收斂利非十百不能
已也一事華者不問煩費而國不匹者時平歲泰他

無外處故也八路徵斂之數倍蓰應入衆所共知而以為謄錄所載後來舊典略不加減其來久矣冉登胡良輔漢堅無厭而以此待之不為少姜王兩使秋毫不犯而以此待之不為多兩使去後民皆望其以此留待後使而泒曹叅其盡用由此觀之則可知謄錄太半為中間花消之浮費也我國所謂謄錄者件件如是不獨待使一事而已朝議所爭者只是士論微細而至於 國脉所關民命所係者則全不致意不念民窮財盡國隨以傾豈不寒心哉臣聞虜朝以此謄錄待也教使經其奢華油清收合之數至於四

十餘石而引接宴時之御前排果皆是假清法油所煎都監支供之物收合一國而反不如坡州一邑路站之豐備以此可知謄錄皆為繁文而蠹國病民之蟊賊也至於山臺雖不可廢何必至於作奇技淫巧以入無窮之財力哉其細布以價論之則所入浩大而易以麤布本色不凡也簑衣一領其價二同種種他弊推此可知飲食帳褥器具禮幣額務勝華靡京外皆同又用防納則其價十倍皆出於後民膏血雖在平時所當釐革以紓民力况此公私蕩殘之後哉且彼之草創新國本不知繁文皇帝威儀只是黃傘

一柄而已則使价之行豈至譙責浮文哉倘使清國
而知繁文則亦不至强使如是矣徵索之物應副之
外亦難種種稱意何必誇示浮文以招難繼之弊哉
蕩敗之餘雖遭詰責對之有辭必見容恕而有司不
案一用太平規例細細浮文無不鋪張教猱升木不
留餘地竭民傾國更不顧後綺羅錦繡本非土産而
許多譯員皆以爲衾褥至於飲食之費生鵝一隻騰
價六十疋生鮒一尾折木五六疋此則出於本廳之
刹其防納而至於不準尺度則不受其弊安得不至
此乎不緊不食之物騰踊如此况徵求煩重不一而

是固何以應之民何以堪之此非清國之政苛實由自謀之不臧也臣謹按高麗史自事金元後搶掠之慘雖不如前而不塡使价徵求之弊遂至於亡盖其接待之禮初甚簡略歲增月益漸至滔天各項侵詹無所不至如江瑤珠有體人參等物皆入卜定終至接民有三結者不得成俗版部之長調度無策削髮入山者有二民結已困不能出賦至令士大夫各出細布一品五十丁二品四十丁隨品以殺朝士之不能辦者皆率妻子登松嶽山與麗朝之所以亡也前鑑不遠勢所必至而開端如是豈不痛心哉傳曰作

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邪末流何防今日之謂也
帝王之治雖各多端而其要則皆以恭儉愛民爲先
務舍此言治皆苟而已子曰道千乘之國節用而愛
人宋臣李沆常曰節用愛人四字猶不能行聖人之
言終身誦之可也如李沆者可謂知言矣三代下帝
王能治化者莫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而文帝一
生受用惟節用二字仁宗一生受用惟愛人二字太
宗在節用愛人之間而誠猶未至也當有四海惜一
臺之費嬖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此文帝節用之誠而
紅腐貫朽之效卓冠千古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

哉不食燒羊漱水避蟻此仁宗愛物之誠而愛物如
此愛人可知弁避之日深山窮谷皆奔走號哭如喪
之至痛帝堯之後一耳二宗當豐亨豫大之時不傷
財不害民至誠乎物其效如此況 殿下遭此板蕩
之際固宜大布大帛而以國中恢者乎 殿下自宮
中雖或減省貢膳非惡自居而各司各官之煩費猶
存臣實痛之况今接待敕使不務誠信専尚虛文弊
端一開後不可救與臣所關其幾如此豈非有識之
可痛哭者乎 臣亦經供億之任各項孚費蕩竭民力
者亦既悉知只舉耳聞略陳梗槩彼之侵責者雖不

可防而深慮日後之弊未知稅駕之所至於不緊不沭者則於彼如九我也毫牛臭之香有之不爲喜無之不爲怒何必竭盡公私以啓無窮之患哉伏願

聖明惟懷永圖勿許姑息戀廢朝之覆轍法三帝之儉德鑒亞太平時謄錄以節虛耗之費禁斷諸都監防納以遏奸私之路則積弊可祛其萬一大患可紓於後日 國家幸甚斯民幸甚

辭修撰疏 丁丑

伏以臣素有宿疾血氣虛弱胃受傷憊髮盡落經絡不通上下偏枯大段一病入也加傷於上年喪中

眞元枯渴榮衛否塞四肢寒洪浮熱上攻百藥無效
自分必死幸而鍼灸暫蘇得謝　恩命去冬入山城
時臣在闕內隨　駕奴子先向江華衣裝粮馱盡棄
中路薄衣過冬艱辛萬狀終差督戰冒寒城堞仍致
添傷舊證益重　大駕還都之後國事罔極觸目傷
心一息尚存不敢言病力疾行公今已數月兩脚日
枯兩目日昏元氣大敗種種生病前患傷寒幾至不
救繼以苦痢至今彌留一月之內一日之間症勢變
換不可名狀此豈尋常呈病之比乎前日陳疏出於
悶迫而政院不諒以例見却僚貧多故替代無路忍

痛入番廢職亦多矣況近寄非養病之地入直無調
病之路而臣之疾一向沉痼遲留不治則必將死而
後已又自昨日添患新症上冷下熱寒熱交戰寢食
俱廢僵仆淹卧積傷膏肓之疾不可以歲月見差伏
願 聖明洞燭微臣悶迫情狀 特命遞差本職俾
得投閒調理以全性命以便 公私不勝幸甚

再疏

伏以臣病勢深痼上下偏枯之狀上年疏及昨日疏
中畫已陳達不容再瀆以煩 天聽第以宿疾既傷
於苫塊哭泣之中又傷於城壕凉寒之時眞元已枯

榮衛不通下則足膝常冷屈伸疼痛上則氣息常升
呼吸頻促一身寒熱邈若天淵邪沴之侵一日百變
旣經重冒又患苦痢而 國事罔極不敢呈病僚員
互遞亦難乞暇力疾行公今已數月症勢益重一向
焦枯而委頓旅邸救藥無路自近日時氣向暑浮熱
極盛氣息雖存生意頓絶寢食久廢人事亦迷昨者
昏頓陳疏辭不達意例以調理察職 下批感激之
至還增悶迫焉臣病實是膏肓積傷之症彌留日子
轉向危苦難以旬月易期差復伏願 聖明洞燭危
迫情狀 特命遞差本職俾得居閒針藥以全性命

以便公私幸甚

辭僉揆兼陳時務疏 丁丑

伏以螻蟻微臣性昧才踈猥蒙 寵擢久玷從班當時碌碌無補涓埃況當孤城受圍朝夕且危而既不能操戈效死以衛 社稷大小帥臣臨亂負國而又不能急言竭論以定是非臣之庸懦罪合萬死病滞丘園以待嚴譴而意外 恩命連月再加兢惶感泣罔知所措 國事艱危已至十分 鶴駕西行艱辛萬狀此豈臣子私退自便之時乎不幸臣宿疾彌留方在危苦去月既不能謝 恩今又稽滞非徒分義

未安當伏不恭之誅悶迫情懷不得不達於天覆之下也臣之宿證非皮膚等閒之比受氣虛弱自少多病積傷於苫塊榮衛不通幾至死域又傷於山城凍寒冷熱不調遂成關隔氣息常升四肢常痺暑濕加侵沉綿過夏雖遇秋涼尚無蘇效以此登途勢將顚仆伏願 聖明特令遠差以俟調養則上有全生之恩下有再生之感矣臣又竊伏惟念古之人雖在罪謫亦多進言議以忠臣憂國如家一飯不忘也臣雖痼病人事頓昧而當此艱危不盡所懷辜 恩負國罪戾老重病不起疾抱恨泉壤故不量狂瞽敢獻一

得焉 殿下以天縱之資當陽九之運險阻艱否
辱至此雖使管葛再生亦難善畫如臣懵暗豈識時
務臣以古昔帝王撥亂興衰之要直摭出經傳中獻其
四條爲獻 殿下澄省焉一曰立大本所謂大本
者萬事之根萬化之源而立之之要俱在經書精一
之旨傳自堯舜克復之訓發自孔顏百王所治皆本
於此求其旨則不過天理人欲之辨而先儒論之詳
矣經席講之熟矣臣亦上年疏略陳梗槩不容更贅
此本旣立則利害不能動其心死生不能移其慮遇
大難而處之晏如臨大變而制之沛然古之興王旋

乾轉坤變弱爲強者蓋由本立而權度不差也試以
太王文王之事言之事獯鬻昆夷困則困矣而終
厥大業不隕厥聞者一哉王心弗貳弗虞執德有常
自天佑之也伏願 殿下勿以前事自沮勿以後患
爲慮益進明誠兼盡智勇則安知今日之變亂不爲
啓聖興邦之資乎二曰振大綱所謂大綱者德禮政
刑之用也比之於綱綱張則紀張萬目皆張綱廢則
紀廢萬目皆廢歷代帝王所以治亂興亡者皆判於
此矣上古民淳全以德禮而猶不廢政刑其曰怙終
賊刑又曰予則孥戮汝上古帝王豈是不仁者哉盖

體天地之生殺寓全仁於不仁之中也天地去殺則不能成歲功聖人去刑則不能成治道此所以至德之世亦不能廢刑也三代以下德薄民詭全以政刑扶持謂之綱紀而猶能制一世之治矣漢宣帝唐宣宗兼施仁德操此綱而不弛故能為治平之主漢元帝唐僖宗無他特行弛此綱而不振故終歸亂亡而已此綱一廢則人君威靈不行於堂陛之下况能震動一世奔走豪傑乎頃者孤城受圍 君父十分危苦而文武將領上自元帥下至褊裨皆無冒死赴難之志或逗遛避行或虛驚潰散留時引日不肯進戰

終使六兵掩至陷沒 廟社屈辱 君父遁天之罪尚忍言哉事定之後遺君負國之臣無一人伏鈇鉞者彝倫已斁憲章亦廢頹綱何由而振壞紀何由而整乎自今以後軍不畏將令將不畏國律譬如癱疽不決臃及一身四肢不能收拾十指不能屈伸而凡百國事無可爲者伏願 殿下體大易之神武擇一世之宏綱有功信賞有罪必罰不計勳戚不論貴賤一從國典行以至公則一人奮發萬方興起安知周世之威不立於高平楚莊之霸不始於斷懸乎三曰明大義所謂大義者三綱也倫五常之序棣棣孚宇

當挂石乎生民捨此則人類禽獸中國夷狄不可一日廢者也哉 聖祖倡此義而回軍扶植維持今垂三百年我 殿下舉此義而撥亂彝倫復明名分得正至於華夷之辨尤加嚴謹上年信使之亭憤南越之黃屋使桓文之大節不許強弱亦絕和議雖或不幸受禍至於屈服 皇朝貢賂不可便絕而間使陳奏亦且闕焉恝然無憂有若自絕 聖祖回軍之義至此而將泯 殿下明倫之義不久復晦而顧此君臣大義窮天地亘萬古而不可滅者則豈容一朝如是其昧昧乎勢有所逼縱未能執壤如前忠信以感

之善便以圖之則麗朝兩事古有規例彼或知之豈至深責況皇天廣大雖姑包容偏聽斯怒不可力拒父母之威亦可畏也至於歸罪斥和黨黜臺臣尤有未妥焉當初使來善待羈縻觀勢伸縮者是 廟堂之長策而三司之臣責在扶植名義論執宜也斥逐龍馬使之憤歸者不服其罪而執送寃謫竟歸於三司之臣其中或有措語浮激者以此罪之則彼亦何辭而罪以斥和誤國則豈徒渠等也寃哉是則 殿下以前日斥和為非而以今日屈服為是從前外攘至此反矣執送之擧迫於強國而使他邦聞之豈

爲無謂竄逐之罰誑非本朝而國是之顛錯至於此
極愁爲天下後世笑也伏願 殿下回日月之明霈
雷雨之澤謝罪 天朝單懸亘臣亦哀痛於國內曝
誠衷於天下使知憐惻不得已之意則雖或兩害大
義不泯矣昔張重華歸晉李纘忠歸宋綱目特筆書
之彼土奚狄之域而猶篤尊周之誠況我二百年臣
事之邦義雖君臣恩同父子於戲其可忘乎四曰行
大公所謂大公者天地之心聖人之德帝王圖治何
事不體而至於任人尤有大焉上古用人立賢無方
洞闢四門無所壅遏故側陋皆揚莞蒯亦收柱石廊

堂者或起於板築魚鹽干城藩鎮者或出於行伍奴
虜此皆天降大任久處窮約故德慧術智亦足以建
功立事我朝用人只憑科目而浮藻無實用專尚閥
閱而進取有私逕朝中陞擢者非卿相子弟則皆閹
茸攀附之輩閫外委寄者非勳戚重臣則皆姻婭締
結之親父兄之勢只增其驕吝浮華之習反損其天
質居常難責其必效臨急安望其實績乎况司命者
興亡所係而揀選如此平時不識其排陣行師倉卒
惟覬其偷生逃死則僨事辱國不待臨亂而可知矣
暴曰塗炭之禍魚肉之慘可勝言哉姑以江都之事

言之中軍千摠等行間一褊裨耳何嘗知名謀不見用慷慨抗憤三將逃散之後或突陣而死或赴水而斃倘使兵柄寄其掌握則陷沒之慘豈至此哉此由大公之道廢而選任之路狹親近者進而疎遠者滯也我國偏小人物眇然西北兩界古高句麗之地良相名將世不乏人而入我朝廢棄不用謂之大荒夫豈人才豐於古而嗇於今也世無伯樂而謂無良馬則不亦誣乎伏願 殿下懲覆車之轍廣籲俊之路愼簡精擇俱收並畜勿以親貴而進之勿以疎遠而棄之一以大公之心盡用一國之才則輦轂郎潛豈

無褱實之器礁巖棲遁亦有濟時之具矣嗚呼此四條者皆詒國之要道當今之急務而導水者必疏其源植木者先培其根則四條之中又以立大本爲先大本旣立則天綱可振大義可明大公可行而此外措置皆其緖餘耳臣久病中精神昏耗文字雜亂不足以感動 天聽况未赴 召命濫陳狂疏極知僭踰無所逃罪而憂國至誠臣子常分遺此罔極豈無憤慨病伏江堅呼顲無路結戀三淸瀝血代疏伏願

聖明倘賜留覽勿以人廢言則 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批下政院曰觀此劄辭殊非前日下敎之意更劄還
出給

辭侍子疏

伏以臣宿疾沉痼之狀已陳前疏不索更瀆而歲月
滋久愈往愈甚元氣只在腰上而不及下部頭面煩
熱齒牙盡落足膝痿痺行步欹側榮衛已乖氣脈不
通勞動失攝則種種生病飲食起居未能任意風雨
寒暑未嘗出戶者今至累年而感戀 聖恩側畀入
城冀得閒官待罪 輦轂矣除授本職之後獨行曹
司也亭僚貧全闕又無相資呻痛行公已至一朔朝

往來時晝入　闕內或累夕而還或留門而出食飲
失時脾胃大傷風寒所觸感冒亦重而本府已呈
病不安欲待同僚之至力疾入之氣力委憊精神昏
頭上下臺廳扶持張集堂令柳景緈入來之後猶多
署往留滯不敢告病忍痛叅坐以此大傷遂至委頓
胃症復重飲食全廢自廿六日始呈病單而政院不
受柳景緈出去之後始爲入啓而自　上又下出給
之教親惶怵惕罔知所措素病痛疾如病痱之症一
歎一喙聯生係焉而臣全廢食飲已至一旬頭不能
舉足不能移雖欲出仕更無元氣昨夕　命下之後

設起旨作仍致鬧 啓臣之罪及至此老大伏願
聖明察其危迫狼狽之狀鐫削本職以便公私不勝
幸甚臣無任惶恐祈懇之至
批曰省疏具悉所陳之辭當令都監採用焉客亟封
下都監

辭僉樞疏 戊寅

伏以微臣宿疾深痼之狀已陳於亂前辭職疏 聖
明亦已洞燭不待更瀆而大槩此疾皆㙈積傷之餘
又傷於山城凍寒榮衛不通遂成閉隔上熱下冷一
日累變脾胃大敗不受食飲或有所食亦不消下上

聖明當此危損危急之狀特遞職名俾得居閒調
理朝上有全生之恩下有再生之感實無任兢惶隕
越之至謹昧死以聞

辭司諫疏 己卯

伏以踈遠小臣猥蒙 聖眷雨露偏私糜粉難酬竊
主微誠狗馬亦有人情分義攸係可見此何等時而
有自便退閑之心乎不幸臣苫塊宿疾添傷亂離轉
成膏肓今已六年風火上攻於頭部齒牙盡落氣血
不及於四肢兩脚遂枯上下半痲症樣百變去年秋
臣家欽險疫二子繼亡心火轉劇連有 息命皆未

肅謝臣之罪戾自知難赦况今講院之除拜得侍
世子於異域此人臣嗚咽忘生處也臣進講最久竊
寐結戀跋涉之行死生當懸矣去月十六日得見議
曹催促文字十九日祗受 下諭二十四日登程中
路過歲不留一日力疾寸進久稽日子肅謝之期亦
未及限怠慢之罪至此尤大而罪不及身 恩又踰
分講院除 命又出意外顧此言責重地以臣疲軟
豈敢玷辱况臣觸冒風雪大傷道路症勢彌留決難
行公伏願 聖明洞燭危迫之情鐫臣職名以幾適
慢以安微分不勝幸甚

批曰省疏具悉深用嘉尚所陳弊瘼當令廟堂參酌
變通矣爾其勿辭調理察職

陳弊兼辭職疏 己卯

伏以疎遠小臣猥蒙 聖眷出入三司十年于玆而
少無消埃裨補爲一全負所學常懷愧懼況此變亂
之餘國事板蕩天災層疊饑饉連仍而 聖明憂勤
求言如渴臣無一言罪合萬死第念才非識務策何
匡時但以微衷所慨時弊所急者略陳其一二焉當
今時事之可痛哭者大綱不振大義不明大公不行
大惠不宣此國勢之所以一向委靡而難救者也臣

於往年疏力陳此說盖欲以大變通大更張獻爲典恙撥亂之策而不自量也此則　殿下必先立其大本然後可得次第時措不可以時月易期其效請以今日膏肓之弊民怨神怒者條陳焉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子之所愼在於祀戰則斯爲國之急務而不可以虛文爲著也我　朝歷年二百恬嬉歲久朝廷百度皆是文具而其中祭享兵政尤不足觀享祀不敬則神祇不歆兵政失實則民受其弊此所以天怒於上民怨於下而災異讖謠愈往愈甚者也臣曾任奉常寺熟見祭享之不謹而深知神祇之不佑矣

宗廟山陵猶或致誠郊祀山川元不加敬神牌藏室
上雨傍風床桌不設鳥鼠汚穢席薦豆籩亦不別備
臨時取具雜以破毁祭官差送武夫居多奉行供設
例多褻慢齋戒爲裸豈中儀式凡百施爲皆歸邊幅
流來已久恬爲尋常神祇之不享久矣嗚乎享祀之
義豈端使然哉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天
下其猶視諸掌乎夫治天下王者之盛功而聖人猶
以爲易於祭祀其旨微矣蓋聖人制祭禮洞知天地
人一理一氣之分而必欲昭格無贏祖考與我分氣
未遠有孝有誠猶可以易格禘嘗合祭始祖以上之

神分氣已遠非至誠不能易格況郊社山川冀我尤
爲僻遠者乎其誠敬能格僻遠之神則洽吾同胞也
民猶視諸掌此聖人所以左畫而觀謙渙萃二卦則
可知上下感通之妙矣臣愚以爲令奉常寺别構淨
室以藏神牌席薦豆籩亦各别備藏於夾室令本司
官每月焚香如 宗廟聖殿之儀則無褻下人無至
尊々祭官亦以秩高有名官擇送太常之官亦使擇差
如伯夷之[illegible]植周澤之長齋以復古制則豈敢惟清
而有致孝之敬蒙歆享祀亦無悔怒之愆百祿備降
自天申之何患六沴之沓至三空之荐臻哉臣 生長

草野目覩軍卒之偏苦而深知兵政之失實矣當今
何民不困何事無弊而軍人之苦歲抄之弊尤甚焉
蓋兵有身役又有田役兩歧校侵割剝到骨而各年
歲抄又全[illegible]於其家乳下孩兒亦不得免焉至有一
舉之十軍役者雖木石何以堪之哉尤可寃痛者老
除物故之時責盡其田宅以充本官之兵營人情而
旣受公文之後又使自代其丁代丁之難難於物故
蓋自中年紀律解弛士族子孫各有圖爲良人土著
十無一二而每年歲抄急如星火未使嚴督守令畏
怯引年抄報皆出冒家長兒旣盡則次括中兒中兒

已盡則又括孩兒所謂一家有十役者以此也吾官
刑推里正受以喜封而猶難充數或被責罰則私得
間丁豈是容易是以老除者爲終身之役物故者爲
死後之役孤兒寡婦乞丐應役或有十年者或有數
十年者此皆出於有司之不仁而襲謬已久視爲規
例雖有賢守令置之尋常亦莫肯變通哀此下民抱
冤靡訴流離塡壑之狀慘不忍見孩兒之役白髮之
役猶可說也白骨軍役言之嗚咽傷天地之和有水
旱之災者未必不由於此豈料 聖世有此慘惻之
究乎有司之不仁如此而全責軍人之潰散亦云末

矣臣聞反正初年　筵席上有變通之議而至今未
行者蓋由識務之無人也戊午年大歲抄每年別歲抄
始於太平烟火之盛時而欲行於亂離之後凋殘之
餘憂弊至此無足恠者養牛馬者未用於五年之後
養材木者未用於十年之後豈獨生齒一歲可長而
無年被括皆在軍案則弊安得不至此乎是則欲補
空戶而反失元戶每歲搔擾而空戶尤多得不補失
弊益無窮一人流離一族皆徙一戶逃亡一里皆空
甚者侵及族之族鄰之鄰民生安得奠業乎臣考古
先王兵政在於將得其才兵得其精而不在虛張額

數也近來兵政則徒務峙軍粮備軍器虛張額數而
將不擇才兵不務精故用律解弛見敵潰散粮器雖
多反爲藉寇資盜之歸而已往年之禍可以鑒矣臣
愚以爲式年大歲抄雖不可廢姑減其數以待生齒
之滋長每年別歲抄特令停罷以此補給物故老除
代丁而其他侵虐之弊次第釐革則軍人庶有安集
之望閭閻亦無橫罹之患一弛張而衆廢俱去矣天
下無不可救之廢特患知之不明行之不誠耳若曰
弊有不可救則繼亂亡而興者何以祛弊而致治乎
當今大亂之後不可無大變通大更張而回天感人

變通中之所當先者也敬天勤民帝王之所以興慢
神虐民末世之所以亡而當今虐文之中尤不謹者
祭享也當今蒼痍之中尤可哀者單人也 殿下旣
以盛德主百神子萬民則欽若勤恤在 殿下之心
宜盡其誠敬其所以更張之道特令 廟堂商確變
通焉臣火症支離痺暑轉苦當此艱虞遭此慘灾伏
挽流滌百憂耿耿欲達所懷言不成倫自知僭妄無
所逃罪況 恩命新加肅謝久稽又不能與長官同
出偕避適慢之罪至此尤大伏願 聖明洞燭狼狽
危迫之情特 命罷所臣職以安愚分以便調理不

謄草

辭執義疏 庚辰

伏以臣受氣虛弱素多痼病自甲戌年遭母喪丙子年出山城之後榮衛失經氣血不通或食歠失時寒暖不中則種種生病變轉難名故常謹調攝僅得扶持食飲不過數合遠行不過一息過此則窒塞昏眩若將殞盡此實臣之常症也去年七八月間僚貧皆以騎行出巡臣獨亘數月仍入試聽脾胃大敗此症復作賀罪南還尋常惶懼纔數月來及調理而千萬意外又有新 命感懼交并罔知所措 玉候違豫

之日謁伏承安南方稍暖力疾登道及至中路猝遇
惡寒大敗更傷扶曳入城而謝 恩之後旋即見病
似涉煩瀆黽勉行公不能發表因此彌留日甚一日
積傷已久向暵益重自月初寒熱交戰食飲全廢不
得已循例呈单則又有 調還出給之 命兢惶怵惕措
躬無地 臣衰敗之極謹牙書落居常調保藥力無驗
況積傷之症留連數月難以時日望其差復伏願
天地父母洞燭狼狽之狀曲察悶迫之情特遞職名
居閒調攝以便公私不勝幸甚

辭司諫講院兼官疏 庚辰

伏以無狀小臣猥忝匪據出入三司十年于玆而纖
毫無補當懼尸位加以痼疾纏身已成膏肓榮衛已
敗百骸俱侵而遭時艱虞不能退閑力疾進退人所
共悶春初赴 命大傷觸寒舊症復作數月彌留前
在憲府冒昧陳疏已蒙 恩遞而未及調理旋授神
院繼有講院兼官之 命方在呻痛勢難行公而
世子之行已迫近郊退伏未安黽勉出謝固知顛踣
必速官謗況兼官之職素是極選除授之規自有其
人臣雖駑劣豈不知濫據未安而此時此職不可自
避郊迎且急陳情無暇姑爲出謝以俟公議而適見

前正郎柳頎雖人家責以兼官何等職人人可行爰有說話何敢盡達臣之不肖招謗固其宜也但念士夫廉恥之節若被誣作則勿論其人之如何便可自處況操持銓柄低昂人物之人乎有靦面目不可仍冒再度引避又呈辭單而辭不達意未蒙 恩遞臣之狼狽至此極矣 世子啓行已有日期上下遑遑罔知所措此時瀆擾亦知惶悚而廉隅所係似難冒居不得不更違伏願 聖明洞燭孤臣悶迫之情狼貝之狀特 命遞差以安愚分不勝幸甚

擬請復設鄕約疏

伏以治道之汚隆人心之善惡皆係於風俗之正不正而近年以來風俗傷敗已至於十分地頭本根如此外方可知蓋自丁壬亂後京在野處而綱紀已壞蕃守令多而是非不明風憲大防滅絶久矣士大夫又據其自執鄉綱凡百論議皆不主張故雜類之無識無恥者乘時緣幸專擅一鄉以鄉權爲立身之奇計以鄉任爲起家之大利欺罔地主偷竊官物兼并鄉曲侵漁小民種種奸濫罔有紀極歲久年深已成痼弊朋家作黨牢不可破屛絶鄉約排斥士論終至於爭利相讎爭權相鬪大小州邑皆爲戰場豈至於

傷敗人心壞弊風俗而已哉四維全喪悖亂日甚將恐變怪之作從此而權輿豈不寒心哉當此艱虞未遑之時京在所之法雖不可猝復略倣其遺義稍存鄉約之制令外方擇士大夫之有位望者定爲約長有司俾立風憲糾檢鄉風擇薦鄉任使奸濫之輩不得任意恣橫則橫流之弊庶可止遏而捄正之策在此時爲尤急矣請令該曹行會各道分付列邑收捧成冊勿置尋常着實舉行不勝幸甚